

云崖初暖

高 缨



云 崖 初 暖

《奴隶们起来》第一部

高 缨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八 年 · 北 京



云 崖 初 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426,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20\frac{5}{8}$ 插 页 2

1978 年 6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8 年 6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2590

定 价 1.25 元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以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为时代背景，描述了凉山和西昌一带彝族人民在我地下党和红军的影响与教育下，挣脱奴隶锁链，同国民党反动派、军阀豪绅、反动奴隶主展开的一场大搏斗。作者以刚健豪放的笔触，展现了这一宏伟的历史画卷，大幅度地概括了那个时代、那个地区错综复杂、波澜壮阔的斗争生活。作品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深刻地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

这是一首热情洋溢的颂歌，作品中出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描述了红军将军与兄弟民族结盟的场面。小说还塑造了黄印洪、赵坤、陈锣儿、汪顺子等英雄人物，特别着重刻画了木嘎、乌妞、达戈等彝族奴隶，形象丰满逼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语言丰富流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封面设计：梁 益 强

目 次

第一章	奴隶之子	1
第二章	魔怪的筵席	56
第三章	杂布达	99
第四章	亲与仇	133
第五章	头戴红星的支呷洛	192
第六章	反扑	258
第七章	火把	319
第八章	阿堤拉巴的搏斗	398
第九章	红色的海子	480
第十章	大渡河畔	551

第一章 奴隶之子

罗洪鲁拉在去晋见汉官之前，要筹办三桩事：一是拜官财礼；二是随行人马；三是自己需装扮一番。

这一回，他要见的不是一般的县长或团练，而是势盖一方，名震凉山的宁属^①靖边部总指挥官丁仁廷，所以财礼更厚重些。计有：白银一百大锭，鸦片膏子三十坨，羊五十只，黄牛十头，另有一匹白底青花跑马。为了一路保护财物，他点了十二名背枪娃子随行。

他极为迷信，昨晚就叫“毕摩”^②来念了经，今早又灸了一块羊膀骨，从灸骨的裂纹验明，明日是出行的吉日。下晚，他叫老婆阿候哈嫫从木柜里取出出门衣装，又叫管家密柯阿居给他剃了头，把蓄着一撮“天菩萨”^③的脑壳剃成个光葫芦。然后在头上缠一幅嘉定青丝大头帕，在耳上挂一颗康定蜜蜡珠，换上青布挑花紧身窄袖衫，新色毛蓝布大脚裤，肩上内罩白色

① 宁属：清代称四川的西昌为宁远府，西昌所属各县及大凉山地区，通称为“宁属”地区。这种称呼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九年。

② “毕摩”：彝族巫师，专事祭祀和“法术”的世袭迷信职业者。

③ 彝族男子在头顶蓄一撮头发，俗称“天菩萨”，别人不能触动它。

羊毛毡，外披墨色细毛垂穗擦尔瓦^①。

他生就一张马脸，细眉深目，长鼻阔唇，嘴角向下扯，露出两颗暴齿。他身架瘦削高大，肩头上耸，颈项微缩，吊着两只鹰爪似的大手。这么一副尊容，经过一番装扮，更象一个黑妖怪；但他自己总是非常欣赏这吓人的相貌。他摆起架势，甩动着擦尔瓦的穗子，在宽大幽暗的屋子里走了几步，回头扫一眼坐在火塘边的阿候哈嫫和恭立在一旁的密柯阿居，心里问：看看，我这气势可大？

机灵的阿居微躬身子，讨好地说：

“老虎靠花纹，黑彝靠威风。罗洪家支^②硬嘟嘟的大头人，走路路打颤，过桥桥板摇。”

“哼哼，”罗洪鲁拉得意地冷笑一声，随声问：“财礼都收拾好了吗？”

“收拾好了。白的封在坛子里，黑的装在背兜里，四只脚的关在圈里。”^③

“青花马呢？”

“还在山坡上吃草。”

① 擦尔瓦：彝族服装，形似披风，以羊毛线手工织成，染为黑色或保持本色。

② 黑彝：解放前（以及解放后的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有四个等级：黑彝、“曲诺（白彝）”、“阿加”、“呷西”。黑彝有世袭的贵族身分和统治特权，绝大多数是奴隶主。其它三个等级，除了少数曲诺，皆是被统治者。家支：黑彝的家支，曾是一个原始氏族组织，进入奴隶社会后，具有了阶级统治内容，是奴隶主专政的工具。家支头人，是黑彝贵族奴隶主的政治代表。白彝也有家支，一般只是奴隶主专政的辅助工具。

③ 这里说的“白的”，是指银子，“黑的”，是指鸦片，“四只脚的”，是指牲畜。

“晚上要多喂燕麦，明天好赶路。”

“是啦，主人家！”

一直坐在火塘边阴尸倒阳地打盹的阿候哈嫫，听到“青花马”三字，忽仰起浮肿的面孔，睁开豆米眼睛，撅起嘴气鼓鼓地说：

“再大的汉官，送他些银子、鸦片也就够了，还把青花马送去干啥，不是说好要送给我娘屋兄弟的么？”

“你个婆娘家懂得什么？！”罗洪鲁拉吐了泡口水，“丁总指挥是响当当的大官，是我罗洪鲁拉头上的大杉树，背后的大靠山，阿爹阿妈也比不得他，还比你那兄弟？莫说送一匹跑马，就是送一匹金马也值得！”

哈嫫是个既贪又蠢的奴隶主婆，平日除了苛待奴隶，积攒银子，吃和睡以外，整天价只坐在火塘边咂着铜头长烟杆出神。对于丈夫说的那套投靠仰仗丁仁廷的意思，她不尽懂得，也不敢多言，只是问：

“那我今年回娘家，又带哪样？”

“以后送他两个‘呷西’①！”

阿候哈嫫不再吭声了。

罗洪鲁拉大步跨出木门，叉开腿站在饰有雕花吊墩的挑檐下，用冷漠的眼光，看着正在大院里干活的锅庄娃子们。

一个十七八岁，名叫曲比乌姐的女奴隶，正在墙角边推磨。她右手握着磨把，左手拿个木勺往磨眼里添燕麦，磨子很重，她借助整个身子的仰俯，吃力地拐动着臂腕，那破烂的衣

① “呷西”：即奴隶。“呷西乍洛”，是最低等的，直接受奴隶主奴役的奴隶，通称“锅庄娃子”。

襟，蓑草般地抖动着。

一个跛足的老奴隶阿支卡比，双手握着斧头的木柄，歪斜着身子，在劈柴块。豆大的汗珠，从瘦削凹陷的脸颊上流下，淌进他褴褛肮脏的麻布衫子里。

一个壮实的年轻奴隶尼克阿牛，在屋檐下舂芥子。他轮换着赤裸的脚，踩动五六尺长的木椎杆子，一下下地舂着，石臼里溅起芥壳。他和别的奴隶穿着同样的破烂，所不同的，是在颈子上锁着一副铁链，链子的另一端套在屋柱上，每舂一下芥子，链子就“铮”地响一声。

奴隶的劳动从不伴随什么欢言笑语，而是死一般的沉默。这里只有磨子声，斧头声，伴随着铁链的叮咚。

对于锅庄娃子们这副有气无力的模样，罗洪鲁拉是很不满意的。要是在前两年，他会顺手挥起马鞭子，或是拣起柴棒，没头没脑地向他们打去。在他年轻气盛的时候，他曾亲手活活打死三个娃子，打伤的就难以计数了，老奴隶阿支卡比的一只跛足，不就是留着的见证？但是自从他投靠了丁仁廷以后，他自己就很少亲自动手打奴隶了。他从丁仁廷身上，略微悟出些“治人之道”。你看丁仁廷见了百姓，老是面带笑容，去拜见他的彝人，不论黑彝白彝，他都“待之以礼”，即使是跟黑彝来支苦役的锅庄娃子，他也赏一份酒饭，而杀人抢掠的勾当，全由他的部下动手。丁仁廷曾对他说，“君子待人以德”，“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服人易，服心至难”，这和彝族古老的格言《尔比尔吉》所说的“黑彝要爱娃子，象爱自己的身子”，“待娃子不好，娃子就会成为别人的财产”的道理是大体一样的。所以即使娃子们不好好干活，他也不轻易动怒，除非是娃

子要逃跑，那就给他一副链子，“娃子不安生，链子自套身”么！尼克阿牛头个月曾私自逃跑，象拴牛马一样把他拴起来就是了。

“阿居，”罗洪鲁拉对管家说，“叫他们使力干，把路上用的燕麦糌粑面全赶出来！”

“是啦！”

罗洪鲁拉走过院子，走出那一丈多高，二尺来厚的土墙上的单扇木门，看了看晒坝上翻晒着的隔年的包谷棒棒，和几个用连枷脱粒的娃子，然后慢悠悠走到岩子边上，站住脚，从羊皮腰包里掏出铜杆银花白石烟袋。

阿居赶忙掏出火镰火草，打燃火为主人点烟。这个被称着“色颇确西”（主子的脚杆）的人物，在罗洪鲁拉身后总是半躬着腰，好象永远没直立过似的。他那一双五官紧凑在一堆的脸，象一只捏紧了的拳头，而那副狐狸似的小眼睛，总是不断地探视着主人的各种意图。眼下，主子默默地抽烟，显然在想什么心事，他最好默默地立在一边，少说话。

从这堵四五丈高的悬岩上，罗洪鲁拉俯视着他所占有的地盘——木巫拉达。

木巫拉达，意思是云雾河谷。它地处于大凉山的西北部。西有长年积雪的阿格拉玛山，有密密的老林和不透风的野竹丛；东面是荒秃的觉吉山，坡地上种着荞子和燕麦，坡顶上有草场。两山间五六里宽的一道河谷里，流淌着丈把宽的白沙河，河岸是深灰色石滩，两边都是黄土熟地，长着洋芋苗子和刚刚抽穗的燕麦。在空地上，三三两两的奴隶，正扶着木犁翻土，准备种包谷，点豆子。

这里是八百里凉山的一个角落，也是凉山奴隶社会的一个部落。凉山自来没有独立的统一的政权，这漫无边际的群山和并无精确统计的近百万人口，是由数十个黑彝奴隶主家支统治着，形成一个又一个顽固盘踞的势力范围，所谓“鸡蛋一样大，黑彝一般大”，各自为政，互相联系而又排斥着，象铁链的连环似的。

罗洪鲁拉是罗洪家支里地广势大的头人，他手下占有一百多户安家娃子、十多个锅庄娃子，另外管辖着三十多户“曲诺”^①。这些奴隶和半奴隶，就是他的财产和半财产。至于土地、牛羊、山林和草场，是他自己也无法计算的，而且也是不甚重要的，因为有了奴隶，也就有了其它财富，何况财富的多少，决定于占有奴隶的数量，这是天经地义的。

从木巫拉达向东南去，有一条蜿蜒的小路，大半天路程可到汉、彝杂居的石桥镇，再从那里走半天石板官道，就到了宁属重镇冕城。再往南走一天多路，就是宁属首府西昌。正因为罗洪鲁拉的地盘处于凉山和西昌的交界，处于汉、彝两族居地之接壤处，而又是众多黑彝家支中之强者，有颇大的号召力，所以，以“治彝”为重任的靖边总指挥丁仁廷，才千方百计地拉拢这个罗洪家支的大头人。而罗洪鲁拉也巴心巴肝地投

① “曲诺”：也称白彝，是凉山彝族社会中被统治者的最高等级。他们一般都隶属于一定的黑彝主子，被限制居住在主主管辖的范围以内，不能自由迁徙。黑彝主子对他们不能任意杀害和买卖，但可以将其身转让、赠送，甚至抵押给另一黑彝。曲诺有自己的家支，有自己的婚权和亲权，有独立的经济生活，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但要对黑彝主子承担劳役和其它强制性剥削负担。有的富裕者，也占有奴隶；也有的破产后沦为奴隶。

靠那个国民党的宁属土皇帝。

五、六年前，大约是公元一九二九年左右，丁仁廷还是西多乡的一个团总，他的团丁们押运鸦片从石桥镇过路，曾被罗洪鲁拉“打来吃起”，两家人马打起了仗火，成了“冤家”。但自从丁仁廷由一个地头蛇升为国民党彝务团团团长后，受过上面“训示”，他开始采取“以彝制彝”的策略。具体到冕城一地来说，就是：拉拢以罗洪鲁拉为首领的罗洪家支，进剿以鱼海子为中心的果基家支，争取势力颇大的倮伍家支，以及镇压、分化其它家支。在此背景下，丁仁廷通过他的住在石桥镇的表弟、大绅粮曹豁豁（本名曹万银），与罗洪鲁拉说和言好，通过声息和赠过厚礼后，两人在曹豁豁公馆杀牲盟誓，勾结起来。从此以后，丁仁廷视鲁拉为一臂助，鲁拉把靖边部当作靠山。

前几日，丁仁廷派副官带信来，说是他将到石桥来，亲手镇抚反叛的果基家支。这封信有两层意思：一是表明靖边部对罗洪的冤家果基史丕的镇压态度，二是暗示索取“劳军”的财物。罗洪鲁拉当即言明，要去石桥镇晋见总指挥官，意思也有两层：一是为靖边部助威，必要时可出兵助战，二是借机讨取一些枪支弹药。

财礼、随行人马、自己的装扮三桩事准备妥当后，罗洪鲁拉心头松活了。他站在岩子上，一面慢悠悠地抽烟，一面吩咐着阿居：

“再过几天就是鸡月^①了，包谷要赶快撒下地，洋芋得要壅土了！”

① 鸡月：即农历四月。

“是啦，我叫娃子们起早摸黑地干！”

“还有，”罗洪鲁拉吐了口烟说，“新房子要加紧盖！”

“屋基快要打起来了，只等娃子们上山砍瓦板了。”

“嗯。……”

提起盖新房子，罗洪鲁拉嘴角上浮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这是他心里的一件大事，一件喜事。由于他的大老婆阿候哈嫫多年不育，前年娶的二老婆又得急病死了，现在，他又要娶小老婆了。开春，他花了八百两银子，聘定了黑彝俄勒家的姑娘，过些日就要接进门了。为了这件喜事，他正用二十来个“阿加”^①和“曲诺”，为他盖一栋四合院的大屋。

他正好可以到石桥镇敬请丁总指挥来吃喜酒。

一想到这里，他心里就甜滋滋的。

白沙河在喧响着。

岩子下的河谷里，忽然传来马的嘶叫声，远远看见一个娃子，正赶着三匹马和一头骡子慢慢走过小路。

这又引起罗洪鲁拉的一桩心事，不过并不引起笑容，而他那下扯的嘴角微微抖动了一下，一只鹰爪似的大手慢慢抬起来，在下巴上扯着新长的短髭。

他在盘算什么？……

“阿居，”他拧着眉头说，“你叫阿什木嘎今晚给青花马多吃半升燕麦，还有，叫他关好马就到我屋里来！”

“是，主人家！”

① “阿加”：也称安家娃子。奴隶主为繁殖奴隶，把锅庄娃子强制配婚，令其安家，但人身仍为奴隶主占有，直接受其奴役和剥削。

二

奴隶，即使睡着的时候，也会梦见饥饿和寒冷。

何况这整日劳累的白天呵！

已是仲春时候，从苍山上吹来的风，虽然不似刀割一般，但因山高云暗，却仍叫人直打寒颤。紧裹着破麻布衫子，在山路上小跑一阵，也还能抵抵寒气；最难忍耐的，是从早到晚的饥饿。每天是两顿所谓的饭，每顿由奴隶主婆甩给一个掺着苦蒿的粗荞面馍馍，刚一咽下肚，立刻就又是饿的滋味。经过一天沉重的劳役，到下晚就更饿了，饿得口里淌清水，饿得手脚发软，饿得失掉饿的感觉……。

阿什木嘎赶着三匹马和一头骡子，从觉吉山的草场下来，穿过河谷，走向拉埃地寨子。

他右手摇晃着一支箭竹鞭儿，嘴里打着唿哨赶马。吃饱了草的马和骡子甩着尾巴，轻快地踏过乱石盘错的山径。

他光着头，由于很久没剃头，头发乱蓬蓬的，象蕨草似的覆盖在耳边和后颈。他的脸很脏，但污垢遮不住那刚健英俊的面容。他那宽宽的额头下，有一副微竖的剑眉，细长的眼睛炯炯有神，他端正的鼻梁和轮廓鲜明的被风吹裂的嘴唇，方方的下巴，就象是雕刻出来似的。他身材不高大，却很结实，瘦筋筋的臂膀象粗藤似的坚韧，有一副能背二百来斤的肩背，双腿有力而轻捷，赶羊撵马，登崖跳沟，迅如獐鹿。

他的父亲是奴隶，母亲是奴隶，奴隶的儿子自然也是奴隶。

听阿爸说，在他家三辈人以前，是从大凉山的普霍拉达地方被卖到罗洪家的，母亲是从果基家支抢来的。父母都是罗洪鲁拉的锅庄娃子。后来奴隶主给他们配了婚，就在拉埃地寨子里安了家。在破笼倒壁，瓦板露天的小土屋里，他生下了地。阿妈没有奶，是嚼着苦荞粑粑把他喂大的。长到五岁，奴隶主就把他拉来当锅庄娃子，在饥饿、屈辱和鞭打中熬到了二十一岁。奴隶的生涯，赋予他刚直的秉性，土地般的朴实，岩石般的坚强，牛似的耐劳；他还练就了一身本领，使牛犁地、播种收割、牧羊赶马无所不能，而且捡块石头能打飞鸟，拉开弓箭可射岩羊……。

他是长子，按习惯应该名叫阿什阿木。但从十九岁那年，寨子里的人们忽然给他取了个带有“好汉”意味的名字——阿什木嘎^①。

这是因为在他身上，发生了两件轰动木巫拉达的故事。

一件事是发生在前年冬天。

那时候坡上的草枯了，得要把羊群赶到积雪的阿格拉玛山上，去吃那丛生的野竹叶子。那一天他独自在山头放羊，刚烧起一堆火来取暖，忽见羊群狂跳四散，又三三两两偎聚在一起咩咩地惊叫。转眼之间，他看见一只金钱豹从灌木丛中蹿出来，直向一只大山羊扑去。他大声吆喊，想吓住豹子，可豹子却毫无顾忌，一口叼住山羊的脖子。他跳了起来，顺手拾起一根柴棒，勾着腰向豹子奔去。豹子用前爪按住山羊，恶狠狠地齧着牙。阿什木嘎挥起柴棒，一棒打在豹子的腰上，那凶残的

^① 彝语“木嘎”，含义是英雄好汉。

野物丢下山羊，大吼一声，后腿一弹，直立着向木嘎猛扑过来。木嘎手中除了这根柴棒，别无武器。他明白，只要退让半步，豹子就会把他抓伤，若是被它按倒，就有丧生的危险。他急中生智，率性伸开两臂，两腿跨开，用力一抱，就和豹子面对面地搂在一起了。这真是一场奇异的搏斗。木嘎的胸口紧贴着豹子的腹部，两只粗藤似的手臂，铁箍似地勒紧豹子的腰杆，他的头就拱在豹子的脖下。豹子既咬不了他，又抓不着他，它大吼着，挣扎着。人和兽纠缠在一起，摔倒在地，在坡上打滚。这种情况下，木嘎丝毫腾不出手来，很难伤着豹子，他只有一个办法：一面随着豹子往坡下滚，一面死力地用手臂箍住豹子的腰，越箍越紧，箍得豹子腰“咔嚓”响，逼住了豹子的呼吸……就这样滚动了几袋烟的功夫，木嘎的脊背叫地上的乱石杂草磨得皮开肉绽，而豹子已经因闭了气而昏迷。这时，木嘎两臂一松，两只大手卡住豹子的胳肢窝，用力一推，把豹子推到一堵两丈多高的岩子下。豹子背朝下摔到一块尖石包上，惨叫一声，不动弹了。木嘎赶快梭下石岩，抱起一块大石头，狠狠向豹子的脑门心砸去……

当木嘎把死豹子扛回寨子，晒坝上围满了人。

“呵，布惹，瓦几瓦（好小伙子，真好呵）！”

“我们寨子出了打豹的好汉罗！”

乡亲们纷纷赞扬着。

豹皮豹骨都被罗洪鲁拉拿去了，但“木嘎”的美名留给打豹人了。

另一件事，出在去年的春天。

有一天，罗洪鲁拉请“苏涅”^①来做消灾的法事，照例宰羊

打鸡，招待家门和亲戚。罗洪鲁拉没有儿子，每当家里有事，就找侄儿罗洪尼次来帮忙。尼次这个未满三十岁的奴隶主，有两个最大的爱好，一是酗酒，一是戏弄娃子。这天的酒筵，直闹到擦黑时分。尼次喝足了酒，眼也斜了，嘴也歪了，只想胡闹一场，但当着叔父的面又不便发作。当罗洪鲁拉出门送客时，他打着饱嗝，呜呼呜呼地叫了起来，一把拉住在火塘边添柴的老奴隶阿支卡比，硬叫他趴在地上当狗爬，还顺手拿起一根草绳子，拴在卡比的颈项上，一面牵着绳子在院子里打圈，一面狂呼乱叫：“看罗，罗洪家的狗来了，卡比，卡比，快叫，快叫，我给你肉骨头！”可怜跛足的卡比，毫无反抗的能力，只好躺在地上不动。那鬼尼次又是脚踢，又是咒骂，一个劲地拉绳索，拉歪了卡比的下颏，青筋胀得老粗。站在一边的奴隶们，恨得咬牙，却只能侧过脸，埋下头……这时，只见马圈里冲出一个人，一把抢过绳子，怒喊一声：“娃子不是狗，是人！”尼次愣了一下，晃了晃脑袋，拿起顶门杠劈头盖面地打了过来，这人一闪身，尼次扑了个空，跌成个狗吃屎。这一扑爬，叫尼次酒醒了一半，他颠三倒四站起来一看，筋暴暴站在眼前的是打豹者阿什木嘎，便再也不敢用顶门杠打过去，只是叽哩咕噜说：“好，我认得你了！”耸耸肩头进屋去了。

阿支卡比叫了一声“木嘎”，就坐在地上哭了。

满院子的奴隶们，都以敬佩而亲热的语调，轻呼着：

“阿什木嘎！……”

① “苏涅”：另一种彝族巫师，不世袭，专事跳神驱鬼、除邪去病等迷信活动。